

忘记勿脱开学第一课

文 / 陈金生

茄山河

辰光过得邪气快,几股台风一刮,未伏,处暑一过,学生子个暑假就要结束;再眼睛一眨,学堂开学了。

讲起开学,我选个七十晋六个老伯,像是打翻五味瓶,怀旧个情绪不由得涌上心头。对老底子读书个辰光,我真是交关想念。尽管记性越来越推板,但有几堂开学第一课还是记得煞拉思清。今朝回味起来,仍旧觉得对自己蛮有启发。

先讲讲眼前个开学第一课。

2008年起,教育部跟央视联办了《开学第一课》个节目,规模邪气大:全国中小学生侬辣电视机前上甬堂课。上课个老师与内容,更是勤忒灵哦!例如:2012年9月2日夜八点钟,阿拉国家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,领头主讲“第一课”,主题叫“美辣辣依身边”,画家韩美林、学者于丹,球星姚明等侬作为嘉宾参与。刘洋通过讲述、影像等方式,跟学生们分享了飞天路上发现个太空之美、地球之美。选种“第一课”真实、新颖、鲜活、震撼,正能量满满!

再讲讲老底子个开学第一课。回想从小学到大学,我经历过勿勿少少开学第一课,除了忒枯燥、忒趣

相个纯粹听报告个开学典礼之外,有两堂课一直忘记勿脱。

一堂是读小学五年级时柴老师个语文课。开学那天,原来个语文老师临时调脱,柴老师匆匆接班,对全班学生侬是陌里陌生个。伊想快点熟悉大家,就翻开点名册一个一个点起名来。不料,把一女生个姓“覃”(应读“琴”音),读成了“谈”音;把一个男生名字“侯侯”(应读“余余”音),读成了“吴吴”。班级里个同学侬是熟悉两个名字个,所以大家侬哄笑了起来。我当时心想,乃未迭记老师要“坍招势”了。既没想到柴老师当堂承认读错了,向两个同学道歉,还请伊拉两家头教给正确个读音。

课后我听见柴老师跟几个同事讲,因为临时接手阿拉班级,而且开学典礼后就是语文课,伊要赶到教导处拿《教学日志》,所以既没辰光先读一遍名单。有老师辣辣旁边教伊一个“妙招”:读不出个名字跳脱勿读,等名点完就问啥人既没点到,那个学生肯定会举手,你就问伊叫啥,伊名字个读音就晓得啦——但柴老师既没用迭个“妙招”,选择给学生树立实事求是个榜样,赢得教室里厢一片掌声,叫阿拉大家历久难忘。多么踏实、谦虚个老师啊!我

后来也走上了三尺讲台,会经常捺迭段场景当做镜子,牢记“教学相长”,可见甬堂“第一课”对我个影响有多大!

还有一堂“第一课”是初一刚入学时邱老师上个地理课。伊刚大学毕业,长得老登样。上课铃声刚刚响过,伊就辣辣黑板浪写上自家名字(老赞个柳公权体),然后问大家:猜猜我是哪个学校毕业个?有同学轻声答:师范大学。伊讲一声“对”,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柳体字“师范”,随后又加了“四万”两字。大家不明其意,邱老师笑笑说:“师范”两个字个读音像是“四万”哦?大家可以记牢一个数字了——地球赤道个周长(约数)就是四万千米……

原来邱老师辣辣第一课上巧妙地渗透进了地理知识。多么走心个教学方法!掰个知识点,我直到今朝年将毫蠢了,也一点既没忘记脱。

有一位哲人讲过:良好开端是成功个一半。开学第一课个精耕细作,哪怕只是几个碎片,也会给学生留下终身难忘个印象。当然,一个称职个老师,要上好每一堂课,把全部精力聚焦课堂,持之以恒,久久为功,那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交关关个心血个。

伸出筷子“揀”“敲”“椅”

文 / 叶世祿

使用筷子是中国饮食文化个显著特征。用筷子夹菜,上海人称作揀。2009年10月6号《新民晚报》有篇文章描写:“揀起的菜要经历茶几与地板、沙发间的‘长途跋涉’,才能进嘴巴。”其实,古人也用迭个揀字。明末清初小说《春柳莺》:“内有一老者,叫人斟了一碗酒,揀了两块肉,递与石生。”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,贾母款待刘姥姥个辰光,“凤姐笑道:‘姥姥要吃什么,说出名儿来,我揀了喂你。’刘姥姥道:‘我知什么名儿,样样都是好的。’贾母笑道:‘你把茄蕻揀些喂他。’凤姐儿听说,依言揀些茄蕻送入刘姥姥口中”。

“揀”辣古汉语里是个多音字。读 lián 个辰光,意思是击鼓(《集韵》:“离盐切,音廉,击鼓也”);读 jiān 个辰光才表示夹菜(《集韵》坚廉切,音兼,夹持也)。《嘉定县续志》:“俗谓以箸取物曰揀。”薛理勇发现了另外一个字:敲。“敲”一个读音与“揀”相近,意思也吻合。《广韵》:“敲,居宜切,音鞞,以箸取物。”宋代赵叔问《肯綮录·敲》:“以箸取物曰敲”。“敲”还有另一个读音和另一重含义,是不端正、不平整个意思。《集韵》:“去倚切,音綺,不齐貌。”唐代白居易《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》:“檐漏移倾瓦,梁敲换蠹椽。”

榻搭有个长像类似、邪气混淆个字:敲。“敲”读 qī,原来是一

种平衡器具,后来引申为倾斜个意思。《孔子家语》:“孔子观于周庙,有敲器焉,使子路取水试之。满则覆,中则正,虚则敲”。“敲”搭仔碗筷餐具既没关系。《康熙字典》里辣敲、敲两个地方分别按语讲:“敲字与支部敲字不同,敲字与支部敲字不同。”而《中华字海》认为两字为同一字,似乎有误。

另外还有一个“椅”字与“敲”读音及含义几乎相同。《集韵》:“居宜切,音基,以箸取物也。”蒲松龄个通俗说唱作品集《聊斋俚曲》:“鸡肉椅了不够几块儿。”辣辣上海话当中,“揀”搭仔“敲”、“椅”的读音略有不同,前者读若“兼”,后两个读若“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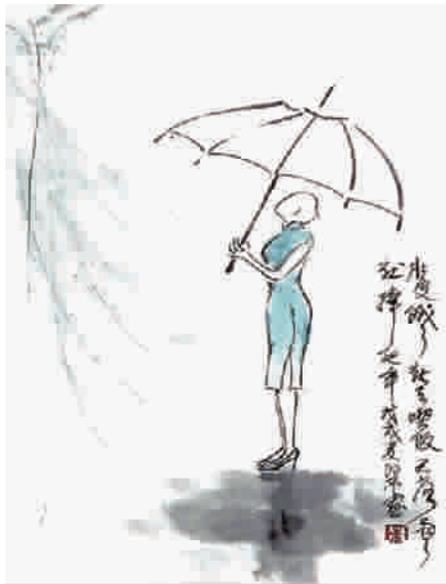
同学人打头塌个。阿拉弄堂里有一个小团,因为剃了一只“马桶头”,结果辣辣学堂里挨同学打头塌,哭了一个礼拜既没去上课。

讲到“三七开”“大包头”,侬要吹风搨个,自从有了理发店、美发厅,侬是迭能操作个。不过,后来有段辰光,理发店勿准吹风烫头发。俛末马路浪男人侬是平顶头或者学生头。可是上海人爱漂亮体面,总归能辣辣平凡中翻出花样经。于是乎,剃头店里个“游泳头”就应运而生了。

剃“游泳头”对手艺要求极高,全凭修剪功夫。手艺好个理发师,勿吹风勿搨油,照样能够理出一个漂亮头型,前冲后包呈流线型,有模有样,尽显中青年男士风采,而且微风吹过,手一捋依然成型;即便下水游过泳,头发干了也能保持原样,所以起名:“游泳式”,并实实在在在流行过。

记得老早小人辣辣丙级、丁级个剃头店剃了“马桶头”,要挨

闲话闲画



落雨了就撑把伞

图文 / 沈一珠

日语里有一个词:“素直”。硬劲要翻成中文,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,素就是白,是本色;直是毕直,勿打弯。引伸出去,大约莫意思应该是:本色、率真。

不过,日本人对“素直”另外有解释。比方讲,松下幸之助先生就认为人应有“素直之心”,“素直”就是伊个人生哲学。简单来讲,伊理解个“素直”就是:碰到落雨了,拿伞撑开来就好。勿过,讲起来便当做起来难。因为,大多数人一碰着落雨,还既没拿伞撑开来,脑子里已经想仔交关问题了:

哦哟,哪能介倒霉啦,一出门就碰着落雨,最近一腔好像运道勿大好嘛……

哦哟,额骨头碰着天花板,难板有趟重要活动,齐巧落雨,就算

撑仔洋伞,一歇歇工夫,人照样淋得像只落汤鸡,真真是一点落场势既没……

哦哟,出门辰光天还好,一歇歇工夫就开始落大雨,真倒霉啊!从甬搭走回去还有一段路,要么10块洋钿再买把伞?不过,前两天刚刚买过呀,屋里向迭种蹩脚伞已经弄仔交关了。要么再等一歇,就是勿晓得雨啥辰光停……

哦哟,上趟出门碰着落雨,结果就捩脱一跤!算了算了,勿高兴出去了,慢慢交再碰着点啥触霉头事体算啥名堂经……

其实,做人做事体,不妨看开一眼,简单一眼。假使碰着一眼事体,就坦坦然然去解决。松下先生讲:落雨了就撑把伞。阿拉讲起来叫: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

读书群主刁阿哥

文 / 赵韩德

微信群里有位姓刁个阿哥,是群主。刁阿哥是个大好人。迭个群有读书会性质,每季度出一份“群报”,交流习作。迭只任务一直“拜托”辣辣刁阿哥身浪向。

读书会至今十年,“群报”也足足出了十年。屡屡有佳作,比如黄高工个七律:“惊蛰雷鸣正适时,龙蛇起舞出洼池。郊原雨润禾苗旺,垄上风和谐麦宜。乍暖还寒随冷热,山光水色竞参差。幽居祇欲防虫蠹,打点书橱读楚辞。”

有天一早,家主婆去买豆漿,我把餐桌抹干净,坐着。一歇歇伊回来了,交拨我一个敞口大信封,打开一看,是昨日出个“群报”。信封右下角有一个简单个签名:“刁”。霎那间,一阵感动涌上来。我好像看见年过花甲个刁阿哥,骑一辆旧个电动车,像邮递员一样,顶着夏天个烈日,辣辣街道、小弄堂、小区里穿来穿去,头浪背

身浪侬是汗。

讲起来,迭个读书群不大也不小,几十个人,虽然大多住辣一个区里,但地方还是蛮分散个。群报就是刁阿哥选样一家一家投到信箱里个。刁阿哥是彬彬君子,勿随便打扰人家,如果要登门,必隔天告知;平常投递群报,伊连上楼喝口茶侬不肯个。刁阿哥又心急,恨不得把新鲜热辣个小组立刻让大家伙观赏到。

我拿着“群报”,想象他骑着旧车个背影,十足是个过意不去,便给刁阿哥发微信:“刁哥好,最新群报收到,阅后深有所获,并谢谢您选用拙文。久不见,您何不上来坐坐喝口茶?鄙人待客不周啊。甚歉。”刁阿哥回复:“赵老师好!因当日下午要把群报送给十几个文友,如程华康、叶启文、魏胜云、孙鸣潮等,时间太紧,因此不上来打扰了,希谅解为盼。”

姓氏拆字巧报名

文 / 杨保飞

老底子请教人家姓氏问“尊姓”,现在好像改成问“贵姓”了,反正就是客气么,一样意思。

上海闲话当中,有种姓氏讲出来邪气容易搞错脱。譬如:“王”与“黄”,“曹”与“赵(赵)”,“陈”与“郑”,还有“吴”“胡”“何”“贺”等等。葛末哪能办呢?上海人通常用“拆字法”说明,就清清爽爽了。

“三划王”与“草头黄”;“曲日曹”与“走肖赵(赵)”;“耳东陈”与“关耳郑”;还有就是“口天吴”“古

月胡”“人可何”“加贝贺”。甬能一来就勿会搞错脱啦!

勿过,“拆字法”有辰光也只是拆个大概,并勿是老精确个,譬如:“曲日曹”,“曹”字上半部分勿是“曲”;还有“木易杨”,“杨”字右半部分勿是“易”,不过,约定俗成,只要大家伙认可,也就勿成啥问题了。

沪语中古语

老里八早

上海人一直比较讲究仪容整齐,穿着整齐。其中头发相当重要,要求头势清爽,所以老早子个理发店往往贴有一些对联:“虽是毫末技艺,却是顶上功夫”“来似翼德再现,去若公瑾重生”等。虽然有眼夸张,但也是事实。

为了衡量理发店个技术水平,从上世纪20年代起,上海理发业就实行分档经营,同业公会制定了特、甲、乙、丙、丁5等,每等分正副两级,所以一共有10级。

老底子,男人头发式样有“三七开”“飞机头”“大包头”“平顶头”“学生头”等等,当然也有“光浪头”。不过因为当时监狱里个犯人侬剃“光浪头”,所以一般人勿欢喜剃“光浪头”,怕给别人留下刚从监狱放出来个错觉。另外,当时